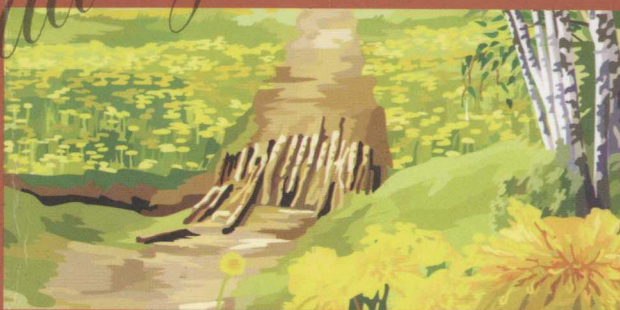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
BEST NEW



Reading



鲁迅

(卷) 上

策划：舒 乙 陈学建
主编：许建辉

Modern Literature
Collection

作品集 双色版



“开城门来……”

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游丝似的在西关门前的黎明中，战战兢兢的叫喊。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飘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映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



蓝天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
BEST NEW



I21
140



鲁迅

(卷) 上

策划：舒 乙 陈学建
主编：许建辉

Modern Literature
Collection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 鲁迅卷/许建辉主编. -2 版.

北京:蓝天出版社,2009.5

ISBN 978-7-80158-288-1

I. 中… II. 许…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8641 号

鲁迅卷(上、下)

策 划: 舒 乙 陈学建

主 编: 许建辉

副主编: 金永吉 刘 屏 杜士玮

出版社: 蓝天出版社 (北京复兴路14号) (邮政编码:100843)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640×920 毫米 1/16

印 张: 40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59.60元 (上、下卷)



舒 乙

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珍藏大系”的编辑特点有五：

- 一、图文并茂；
- 二、有作家自己写自己身世的文字，或自述，或自传；
- 三、有自我评论部分，或创作经验谈，或自评；
- 四、有散文精选，包括游记在内；
- 五、有创作名篇，或小说，或诗歌，或戏剧，或杂文，因人而异。

第一批入选名家有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朱自清、许地山、闻一多八位，其中有三人是出两卷，其余均为一卷。

在出版物众多的今日，对一般想念书的年轻人来说，从何读起已成为大问题；弄不好，乱读一气，或者抓住什么念什么，费了时间不说，收获究竟几何也还真得画个问号。

找一些好本子念实在是一种好办法。

所谓好本子，有两个含义：一是大师的东西，二是名篇。

起步先由经典起，即先念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又能跨越地域的，被各国人各族人共同欣赏的。这个法子不失为一种好法子，起码是很聪明、很经济、很事半功倍的法子。

大师，一些经典，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出一位，才出一部。他们的著作属于必念的，这是智慧的结晶啊！

我在苏联上学的时候，坐电车出行，永远看见坐车的人，十之八九都

捧着一本厚厚的书，默默地看，彼此不说话。仔细一瞧，念的不是普希金，就是莱蒙托夫，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难怪男女同学谈恋爱，第一面，谈的永远是普希金，或者托尔斯泰。

全民族能有这样的阅读传统，其整体文化水准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时尚读物也出版得很多，卖得也很火。

这里说的是起点问题。一句话，要有个好的、水准高的起点。

这便是出版这套“大系”的初衷。

2003年2月，北京。



目 录

Contents

自 传

《呐喊》自序	3
我的第一个师父	9
阿长与《山海经》	15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0
五猖会	25
父亲的病	29
琐记	34
范爱农	44
我和《语丝》的始终	52
忆韦素园君	61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66
死	72

小 说

药	79
明天	86
风波	91
头发的故事	98
故乡	102
阿 Q 正传	110
端午节	143
白光	149





兔和猫	154
补天	158
鸭的喜剧	165
幸福的家庭	168
祝福	174
在酒楼上	187
高老夫子	195
孤独者	203
伤逝	220
离婚	235
奔月	243
理水	252
采薇	264

随 笔



鲁迅卷(上)

“文人相轻”	281
论“人言可畏”	283
再论“文人相轻”	286
文坛三户	288
名人和名言	290
“靠天吃饭”	293
从帮忙到扯淡	294
什么是“讽刺”？	296
杂谈小品文	298
萧红作《生死场》序	300
我要骗人	302
女吊	306



《呐喊》 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连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马泉设计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纪念套票之一——鲁迅的

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和诗词手迹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





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業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



鲁迅在矿务铁路学堂的毕业文凭

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

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靈臺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周故園
寄意寒軒轅
星斗不察我以我血薦
軒轅

寫此時辛未正月廿六日也 魯迅

三十一歲時作 五十一歲時



魯迅卷(上)

1902 年作，三十年后书的《自题小像》手迹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





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我的第一个师父

不记得是那一部旧书上看来的了，大意说是有一位道学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拼命辟佛，却名自己的小儿子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这件事来质问他。他回答道：“这正是表示轻贱呀！”那人无话可说而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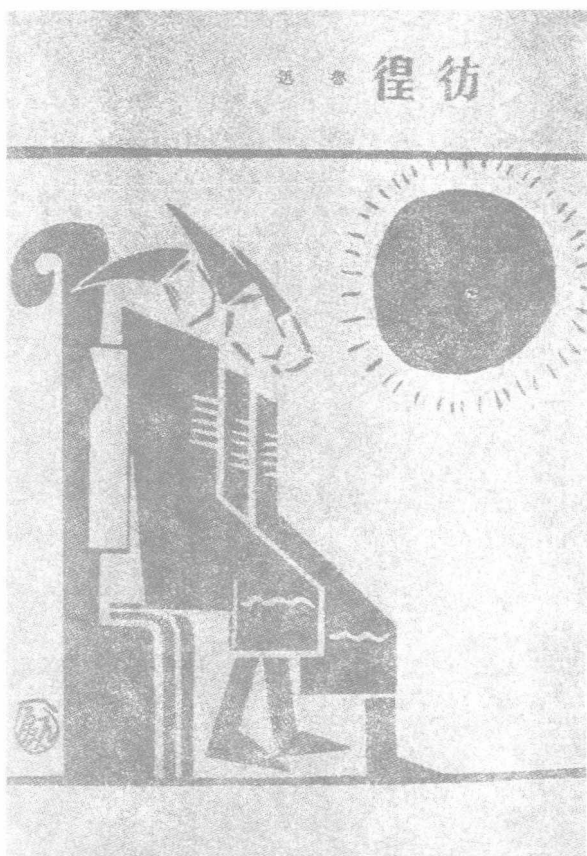
其实，这位道学先生是诡辩。名孩子为“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手，安心。和尚这一种人，从和尚的立场看来，会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从读书人的立场一看，他们无家无室，不会做官，却是下贱之流。读书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见当然和读书人相同，所以也就不来搅扰了。这和名孩子为阿猫阿狗，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容易养大。

还有一个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为师，也就是舍给寺院了的意思，然而并不放在寺院里。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稀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拜师是否要贽见礼，或者布施什么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还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论理，是应该用各种破布拼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非喜庆大事不给穿；还有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上挂零星小件，如历本，镜子，银筛之类，据说是可以避邪的。

这种布置，好像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没有死。

不过，现在法名还在，那两件法宝却早已失去了。前几年回北平去，母亲还给了我婴儿时代的银筛，是那时的唯一的纪念。仔细一看，原来那筛子圆径不过寸余，中央一个太极图，上面一本书，下面一卷





1926年8月北新书局出版的《彷徨》

画，左右缀着极小的尺，剪刀，算盘，天平之类。我于是恍然大悟，中国的邪鬼，是怕斩钉截铁，不能含糊的东西的。因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经去问上海的银楼，终于买了两面来，和我的几乎一式一样，不过缀着的小东西有些增减。奇怪得很，半世纪有余了，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然而我又想，这法宝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险的。

但因此又使我记起了半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无论谁，都称他为“龙师父”，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他却有两络下垂的小胡子。对人很和气，对